

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童 杨 校订

# 孫寶瑄日記

中册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中华书局

华书局编辑部编 童 杨校订

# 孫寶璜日記

中册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中华书局

##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(1902年)

### 正月

初一日 晴

晨,衣冠出贺岁。日中,诣省三,留午餐。晷,偕出城,至丹桂观优。晡,游张园,李氏昆弟皆在。晚,归。夜,倦,早眠。枕上为渭东撰洞房喜词,半涉调侃,词云:“太极两仪生四象,春宵一刻值千金。吉日良辰,洞房花烛新。是聪明富贵人,是英雄儿女好婚姻,莫辜负绣枕香衾。祝他日期颐偕老,百子千孙。”又戏向岷词云:“银河驾鹊桥,牛郎会织女。最恨张园茶叙,盈盈一水间,脉脉不敢语。逞今日佳节良辰,阳台下云雨。”盖渭东、向岷,同于初六日完娶。向岷妻吴姓,累偕其母、姊至张园,往往与其夫家人相遇,恬不为怪。是日元旦,去嫁期五日耳,犹至园品茶。向岷兄弟辈,亦往聚而观之。母女三人,熟视若无睹者,咄咄奇事!

初二日 晴

马车出贺岁。晚,铭舫招饮于高文秀家。夜,归。

初三日 晴

待三郎不至。晡,至味菴园,徘徊久之,遂归。诣质斋谈,留晚食。夜,入城。

质斋为余言曰:我国目下官民之交困,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,

如何，如何！余曰：盖自中日一战，义和团一变，支那元气剥丧极矣。剜肉补疮者，肉尽而骨见，奈何！竭泽而渔者，鱼将尽，奈何！凡前日之主张排外保种之宗旨者，适足以自困其生、自灭其种而已。或曰：苟不大乱，朝廷安有变法之意事？曰：变法亦何可易言耶？试问朝廷，今日除废八比，设学堂外，所变者何法？任变法之事者何人？恐日后仍不免泄泄沓沓，有名无实也。夫以数千年弊坏之法，而欲挽回于一日，非有大手段、大见识者，不能奏功。而今之当轴者，半皆不学无识之徒，所谓力小而任重，鲜不覆也。悲夫！

初四日 晴

衣冠答拜毛实君。日中，至金谷香，呼三郎来小谈。晷，诣叔雅。晡，吴季英家送奩至李处，余与徐显民作冰人。夜，宴于叔云家。

初五日 微阴

观《西游记》。

《西游记》一书，为长春真人所作，盖指明金丹要路，使世人知所向往。观于观音现身，云中留简帖示唐君臣，云西方有妙文，可以悟矣。玄奘所取者无字真经也，试思无字真经是何物？若作浮屠所诵之经解，何得云无字？一人能了悟无字之经，可称闻道矣。篇中参互错综，种种皆譬喻，无非形容妙道。惟火候工夫，则不能解，必得师诀而后可细细辨认也。

晚，诣江南村宴饮。坐有石芝、丽轩，荫亭之约。丽轩有弟字少侯，亦喜谈佛，尝闭观三年，释典涉猎殊多，游白下，见杨仁山，纵谈数日，知其净土功成就，以为当代罕与匹者，是日亦在坐。

初六日 晴

汇东、向岷兄弟二人皆于是日迎娶，同时礼成，新妇皆美，而汇

东妇尤有富贵福泽之相。夜,红烛高烧,鼓吹杂奏。余先送汇东入洞房;然后至三三径,观向岷夫妇合食团圆饭。

是夕,闻曾君和谈及都中拳民之乱,自云于太后召见时,力言团民之不可恃。端王怒,请斩曾某以谢天下,幸皇上为之缓颊,获免。比退直,家人报云宅中被拳民抢劫一空,太夫人避至城外,夫人已伤毙矣。盖端王阴使人纵拳民为之。言之痛心。君和,文正公之嫡孙,袭侯爵者也。

见张子虞先生诗稿,皆轻妙丽秀之笔,是词家神髓,非诗家体格。

### 初七日 晴

闻芝生兄来,诣客舍访之,已行矣。日中,约仲逊、琴甫及三郎,于九华楼饮,罢,仲逊、琴甫散去。跌,与三郎同车游愚园,循廊绕榭,登山穿径,忽见面东堂宇三楹,因坐而茶话,闻箫鼓声出小阁中。晡,至张园观游人试足踏车。薄暮归,饮于雅叙园。复赴襄孙之约。夜,观剧于天仙,谭鑫培演《寄子》。

### 初八日 晴

观书。

《西游记》谓江流和尚是极乐中降来佛子。见十二回。所谓极乐者,净土也,而经又云:凡生净土者,不再入轮回。则玄奘又自何处来者?

俗画门神,每图秦琼、敬德二像,今乃知出于《西游记》。又俗门上书神荼郁垒四字,今乃知出《风俗通》。

薄暮,诣汇东晚饭。夜,造石芝,与谈久之;而仲巽至,邀余二人往圆明园路观外国剧。西人之剧,男女合演,其裳服之华洁,景物之奇丽,歌咏舞蹈合律而应节。人问其佳处何在,余曰:无他,雅

而已矣。我国梨园，半皆俗乐，西人则不愧为雅奏。

初九日 晴

幼谷过谈，自云：去岁腊底，始由京师来此。道及都中情形，谓从前旗籍中富户颇多，往往于壁中或石板下，藏白镪、黄金巨万。盖朝廷不许其治田营生，不得已出此计。自团民之变，外兵入，以奸民为耳目，故所藏者皆被掘无遗，而财货之可见者无论矣。于是富者骤变为赤贫，与前大异。余又询及黄石孙何如，曰：石孙为人有气骨，戆气未除，为御史未一年，中外官被其劾去者不少。无事时，辄以骂人自遣，而性俭朴，能刻苦，故虽薄，犹能度日。

晡，诣彦复。闻葑汉有难，盖因前结怨于某公，故必欲致死。事为督臣电奏，有密旨严捕立决。以天下之大，仇一匹夫。虽然，葑汉固自有取死之道也。

余谓彦复曰：我辈平日不以种界之说为然，设此时以葑汉之故，波及于我，亦不悔也。

葑汉所著书出，颇鼓动一世，造孽无穷。

初十日 晴

经甫先生过，小谈即去。

观《西游记》，今日方悟古代传语女娲氏炼石补天之说，即妙道之寓言。

余自获闻千圣相传之秘旨，于是凡东西古书，荒唐不经、汗漫无稽之说，前所不能解者，今皆一一解之。夫然后知古人凡立一说，必有立说之征意，断非无所为而发也。即《西游记》中离奇骇怪之事，不一而足，若非悟一子之注，何由知其为道书，然而能解者鲜其人也。惟《封神演义》一书，余尚未见，不知其宗旨所在，暇日当取观之。

孔子答子路之言曰：未知生，焉知死。其意盖谓：能知生，自能知死也。生，我之门；死，我户也。来从何处来，去从何处去也。

掙黑豆集禅家之说，谓此药能杀人，亦能活人。所谓杀人者，七日混沌也；活人者，七日复生也。

明镜止水，皓月禅心，古今讲道者引为谈助，却都不知皓月二字譬况何物。或以为喻心地之光明，谬论也。请观《西游记》三十六回劈破傍门见月明一节，便知。

晚，诣江南村，何氏昆仲招饮。荫亭与余辨死后灵魂之有无，余力言其有。荫亭始终以为无据。余曰：未尝无据，凡古书之所记载，友朋之所传闻，灵奇变怪之说甚夥。若执一己之耳目不及，遂一切目为伪造，则天下可信之事少矣。时在坐有叔云、向岷、芷香等，始皆不信吾言，良久又相继述鬼幻事不已，且皆指为确实。荫亭亦闲谈数则。余笑曰：尔等既驳吾言，何又为我作证？是夕，经甫亦在坐。

#### 十一日 微阴

至九和，访稷膳。稷膳改道员，至广东候补，将于今夕登舟南下。日中，宴稷膳于九华楼，纵谈。

稷膳谓：今日人争言变法矣，然须先求变法之人，与变法之法，而后可以变法。无人无法，法于何变？余以为至言。盖法之当如何变，与何法之当变，海内士夫几人人能言之矣；而变法之人何在，变法之法何出，无有能言之者。但日号于众曰：变法变法，其能有益于国家耶？凡举天下之大事，必藉三者而行之：一曰人，二曰法，三曰财。得变法之人与变法之法，而不得变法之财，亦不足以举事，故理财亦要政也。虽然，得人与法而后可以理财，盖理财必有理财之人与理财之法，苟非其人、非其法，惟有丛扰殃民而已。嘻，

其难哉！

晚，耕馀过谈。夜，坐观书。

十二日 阴

午食时，忽闻西友铅宁化去，惊异不止。铅宁，英国人，游支那有年，始操舟为业，年三十许娶意大利三醮之妇为妻。妇生长我国，能操粤语，常往来余家，自嫁铅宁，遂同居上海。铅宁寻改业为商，设大胜洋行于沪滨。前年津京之乱，铅宁单身北行，乘乱颇获奇利，携资南旋，遂置产造屋，俨然富家翁矣。性诚朴，接人蔼然可亲。余屡造其家，与共饭，甚爱之。会去冬少雪，一时多患喉者，死人无数。铅宁于月之七日得是病，医药失法，以十一日之夜没于虹口病院中。痛哉！

晷，观书。

《西游记》评云：佛经三藏，以阴阳言之：天为一藏，地为一藏，鬼为一藏。鬼，二气之良能，盈天地间，皆是也。《中庸》注云：鬼神者，二气之良能。此不言神，而单言鬼者，言鬼而神在其中矣。能收天地之精气，与其神合体，则为仙，为佛，为圣。离天地之精气者，即能孤修其性，不过为阴神、为灵鬼而已，此必然者也。

晚，诣石芝共饭。石芝力劝余持净土，以待外缘之至。余深以为然。夜，观剧，将往天仙，遇新吾。

十三日 晴

观书。

《西游记》中每至水穷山尽，辄有观音大士现身。所谓观者，以心内观也。合心与音成意字，所谓真意也。

第二回孙悟空自称当年飘过东洋大海，径至南赡部洲，学成人像。然则猿猴演变成人之说，仙师固已言之。盖人之能演变而为



佛,犹猿猴之演变而为人也。持自有官器之生物,变化以来,皆由顺生;惟人佛之界,则以逆生。一逆,即止为天演之绝境矣。

世称盘古开辟天地,何以称曰盘古,无能晓解者。余读《西游记》,始悟得。观第二回评语云:菩提祖师设为盘中之谜,示以秘处,密传悟空,打破盘子,长跪信受。然则盘古之盘字,取意盘中之谜也。古字,十口之意也;十者,十字街头也;口者,口口相传也。

余从未观西人丧仪,闻其于死人尸棺敛竟,必舁至天主堂,神甫为之诵忏悔词,然后葬。是日晡,余以铅宁之丧,往天主堂。石芝偕其二子先在。须臾,灵輶至门,舁其棺而入者,皆其朋友也,合古人执紼之义。历阶至中堂,陈于木龕内,侍者五六人,白衣执烛,绕棺而行。神甫峨冠博裳出,喃喃诵经。久之,复舁出至车中,鼓乐前导,往至葬所。是日,送殡者男女甚众,半皆我国人。余亦随往。葬所在南泥城桥之南,闲閤洞开,方广数十亩,皆西人没我国者之墓,石器纵横,花树杂生。铅宁棺至迤南垣下,有多人掘坎以待。坎列横木,棺陈其上。神父复持小册祷诵,洒水其上,乃下棺。朋友亦相助洒水。其妻杂众中,掩面哭甚悲。

晚,归,家祭。月明。忽闻叩门声急,表兄子涵至,挈余出城,宴于一品香。夜,观剧,演《万寿山人参果》,亦《西游记》故事。

#### 十四日 晴

观书。日中,至金谷香。顷之,子涵及石愚、企堂咸来。须臾,省三亦至。饮罢,子涵登舟往苏台。余与省三访刘咏春。咏春扶病出见,与省三旧相识,十馀年不见矣。谈久之,遂散。余诣汇东。薄暮,与新吾散步至三板厂,观季皋所造新屋,巍然高峻,惜无树木翳卫。是夕,在汇东家晚饭。

余得一绝对,无能属对者,曰:“海内三琪花农二梅翠玉。”花农

姓徐，名琪；二梅姓胡，名琪；翠玉姓左，名琪。夜，观剧。

十五日 晴。风起

观书。

《西游记》评云：儒本于黄帝之制字，发三才化生之妙道。黄帝实为儒，本孔子，特宣明其教，奈何后世以黄（者）〔老〕为异于儒哉？此语有识。盖仓颉为黄帝史官，其造字隐寓妙道，相传天雨粟，鬼夜哭。其后孔子问礼于老聃，则黄老与儒是一家。后世妄生分别，以不知殊途同归之旨。

又五十六回评云：物未至，而有近物之心；物既至，而有滞物之心；物已去，而有逐物之心。是即如来所说，诸心皆为非心。忘山居士曰：于此可明练心之法。

三藏取经，必道由女儿国，得其通关信宝。忘山居士曰：说破不直半文钱。

《西游记》文章之妙，不必言矣，而其笔力雄奇之处，无过五十八回二心搅乱大乾坤一节。如来对大众云：汝等俱是一心，且看二心竞斗而来也。石破天惊，令人猛省。

日中，出城，至雅叙楼上独酌。俄诣源丰润。晡，回车至棋盘街买笔，即归。薄暮，新吾至。夜，家祭。月明。祭毕，与新吾对饮尽醉。饮罢，新吾倒卧榻上，饱啖罍粟烟醒酒。夜深去。余登楼往视母，见川如妹与女仆共持竹筐，筐上簪花系女帽，下插竹箸于米盘中，画圈燃香烧烛，若甚恭敬。余问何故。曰：请三姑娘。余悟殆与扶乩相似，因与妹二人扶之，问仙能作字否，仙忽书何仙姑三字，又作篆文道字。余不觉大惊，以为信有神至。俄又作去字，遂不动。乃三揖送之，群以为奇。

十六日 蚤晴。日中风起扬尘。晡阴，微雨。

是日，入小东门谒刘乙老，俄至宝善街买屐。诣石芝，游味菀园。车中成七绝二首，为渭东题《红豆相思图》。诗如下：

云烟深处万楼台，绰约仙姑海上来。千种相思托红豆，几人从此换凡胎。

人见肌肤若冰雪，我观色相出风尘。眼前直指蓬莱境，去向笙歌队里寻。

晚，观三郎演《卖榕花》。夜，饮于锦谷春，归时雨沾衣。

十七日 阴雨未止

补作半月来日记，将观书所得之理，及友朋所谈之语，耳目所见之事，一一录出，以备忘。夜，观书。

《西游记》七十九回，孙行者假作唐僧，剖腹出其心示众，都是红心、白心、黄心、慳贪心、利名心、嫉妒心、计较心、好胜心、望高心、我慢心、杀害心、狠毒心、恐怖心、谨慎心、邪妄心、无名阴暗之心，种种不善之心，无端于此处写出众生心相，令人悚然警觉，何异暮鼓晨钟。

世人见《丹经》所言，每误会为御女采战之邪术，此大谬也。惟御女采战，亦能驻寿，但人过多，死后必堕地狱，其法术若何，亦有秘传。余急欲考求其法，使能尽知，亦于学问有益。何也？圣人与小人，冰炭不相入，然圣人必洞悉小人之一切作为，而后不为小人所欺，此圣人之所以为圣人。

十八日 晴

观书。晡，诣穰卿，访荫亭。

周少侯谈一轮回事，甚奇，云：某地有寺僧甲，与相隔数里之寺僧乙友善。一夕，僧甲夜寝忽觉，披衣起，出户徘徊，中庭月色清

丽，因欲访僧乙闲谈，遂散步而往。途见一车，载美女数人前行，甲心动尾之。一女视甲微笑，招与共载。甲欣然上其车，俄行近僧乙寺门外，偶转念曰：倘为人见奈何？即有人推堕之，觉天地昏暗，一身绵软无力。良久，忽见烛光闪烁，闻有人语，似僧乙声曰：犬生五子矣。甲自顾，亦一犬也，大惊，悲涕不欲生，因投入犬母身下，被压而死。一梦惊觉，犹眠已榻上也。翼日，访僧乙问之，其寺犬果生五子。乃往视，牝四而牡一，牡者不动，审视死矣。僧甲曰：此即我也。告以昨夜之梦，相与悚然。

晚，访石芝。石芝于修命一说，犹多疑惑，余多方譬解，终不能坚持。谓：但修一心可矣。余曰：修性不修命，死为灵鬼，不能出轮回也。且佛成道后，果有心而无身，何必称金刚不坏身？其金刚二字作何解？石芝不能答。夜，汇东约观剧于桂仙。

#### 十九日 阴

观书。晡，诣新吾，荫亭亦在坐。

丽轩、荫亭兄弟二人，素不信仙佛鬼幻之事，闻人谈及，必以为虚语。谓：人生不过无端而有我，无端而无我，灵魂岂能离人身体而存者？日来荫亭颇有三分疑惑，思考得实据。余与汇东再四晓解之，荫亭似略有信意。

本朝祭祀之典，宗庙社稷外，又有所谓堂子者，祀以太牢。每祭，上必亲临。然举莫知其所祀何神。新吾于元宵在余家谈及，谓：堂子之祭，疑即旗人所谓祭竿子。相传满洲古时，有众部落相雄长，中有一酋，为众所妒恨，群引兵与战。酋战败兵溃，手持旗竿而逃，伏于道旁草树之交。见追兵骆驿过，乃竖竿，暗祝：神祇佑我。会有寒鸦三五，绕竿飞鸣，追兵见鸦在上，以为其下必无藏匿者，遂趋走不顾。由是获免，遂为本朝之始祖。此旗人祭竿子所由

来也。堂子中所祭者,恐不过一竿而已。与日本人祭神镜无异。

汇东告荫亭云:五年前,在合肥应院试,大病几不起。夜,老姬持白纸示我,书小字一行云:“上帝因尔念母情殷,锡尔遐龄,俾资侍奉……”下犹有字,模糊不可辨。遂觉,病自此愈。

晚,宴新吾、介眉于金陵。夜,观剧。

二十日 晴,风

观书。

《西游记》九十一回,金平府元夜观灯,唐僧到金灯桥上观看,原来是三盏金灯,悟一子评云:三盏金灯,正水中之金,平满之候。宜看得明白,急早下手云云。在他人见此数语极平常,而余则以为大奇。盖张冠霞何以名此名,何以与我相遇,何以暗合道妙,岂非预兆?

布金禅寺四字,盖明欲行此法,非财不办。

非假不成真,故《西游记》曰假合形骸,《红楼梦》曰假语村言。

昧,至一品香,见子涵。晡,与同车至贩古玩处,购名人书画。俄至张园,遇彦复。

昨见叔雅,知太炎于十四日到海上,在囚庵家宿一夜,次日附日本舟东渡。会有满人来君遂处,探太炎消息,其仆悉举以告,君遂其危哉!

晚,宴于九华楼。夜,与子涵观剧春仙。

二十一日 蚤晴。午阴,大风,微雨

作日记。汤蛰仙过。晚,季英招饮于一品香。夜,观冠霞演《错中错》。前在都,见田际云演此剧颇佳,后无续响者。冠霞此时虽丰采减前,而闺阁风度自若也,故演此剧犹不俗。

## 二十二日 晴

余观《西游记》，于昨日终卷。记去岁正月，曾观《石头记》一遍，盖与《西游》相为表里者也。《石头记》之通灵宝玉，即是《西游记》中傲来国花果山所产之石卵，二书著眼处在此。虽然，读《西游》者，犹有知其为道书，读《石头》者则皆梦梦。

余于己亥重阳后一日，与冠霞合影一图；庚子冬至后二日，与玉蟾阁主人合影一图。此为生平快意事，皆各印数纸，遍赠友人。其药水玻璃，贮黑匣内，携归置书架上，不启视者一年馀。至是偶取观之，则匣中空空，玻璃不知所往，岂宝物不能久留，终当破壁去耶？

## 二十三日

向午，蛰仙招饮一品香。叔雅、彦复、让三诸人皆在坐。又有汪子渊者，嘉兴人，在盛杏孙侍郎处掌译外国语，余始与晤谈。

子渊论及德相俾士麦克之始当国也，受谤与李文忠等，盖因削平民与贵族之权，归诸朝廷，故百姓莫不恨之。迨胜法国复仇后，又渐渐散权于民。其操纵之间，有微意存焉。国人至今始悟而感其德。

又云：俾相尝向国家索黄金数十万，曰：“吾取此有大用。”国王予之，而疑焉。议院亦疑之，以为俾相家贫，肥己而已。俾亦不辨，阴选国中男女鳏寡数十人，使自相配合，往居法国，生男即入法籍，长入法学校读书。所有资用，皆俾相供给之。其后德与法战，军士所携法地图，皆上等精细，腹地情形德人无不深知，俾相之功也。

晡，诣渭东谈。晚，宴于江南村。

## 二十四日 阴，雨

喉间作痛，坐楼上终日，闲观《品花宝鉴》。是书摹写都下梨

园中人物,笔墨尚清雅,惜无甚宗旨。余谓《石头》一书,写女子多美;《品花》一书,写男子多美。皆非其佳处。又《今古奇观》一书,每一事自成一卷,不相联属,其事迹之曲折,亦颇悦目。

### 二十五日 晴

前为川如妹延一师,即琴甫之弟昌甫,在杭州新娶妇,须弥月始克来海上。琴甫为撮其事,是日到馆。日中,荫亭偕其弟少侯来谈。

宪法未改,民约未立,而动言自由者,必为其一群之害,何也?纵我自由,则足碍人之自由也。或曰:彼言自由者,有权限之自由也;自由不逾权限,何足为害?曰:权限亦何可易言哉!权平而后有限,不平则无限。处我国专制政界内,凡民交际,在一贫一富,一贵一贱之间者,其权必不能平;权不平,而犹知守夫限者,必人皆圣贤而后,否则必纵其自由,而不复知有限。自由而无限,则依然一有势利无公理之国民云耳,何足以语文明?

释家之学,有所谓观法,所谓观丈六金身法,观白骨法,皆幻想所结,恍惚有此境界。

### 二十六日 晴

日中,与三郎共饭于金谷香。跌,往视刘咏春。晡,归。

观《天台小止观》终卷。此书说止观种种法门甚细,并言修止观火候既深,身心明净,自有种种善根,开发心眼。所见有种种异相,复言其后有种种魔事,皆可以正念却之。其《治病篇》言以心治病法,谓脐下一寸名忧陀那,此云丹田者,能止心,守此不散,即无所不治。有师言常止心足下,莫问行止坐卧,即能治病。又云:善用假想观成形气,能治众病。如人患冷,想身中火气起;患热,想水成冰。皆有效验。不知有人试其法否?

《证果》一篇谓：修止观者，了知一切法，毕竟空寂，名从假入空观；能于空中修种种行者，名从空入假观。此二种观，名方便观，非正观，然因是二观，得入中道第一义观云云。何谓中道第一义观，此上乘之法，千圣不传，即《法华》所谓止止不须复语，语则天人鬼神皆当惊疑也。

从假入空观，亦名二谛观，亦名慧眼，亦名一切智若住此观，即堕声闻辟支佛地。从空入假观，亦名平等观，亦名法眼，亦名为道种智若住此观，智慧力多，虽见佛性，而不明了。故此二观，皆名方便观，非正观。

夜，诣经甫谈。

二十七日 晴

与友人约，同舟北行，检行装。晷，汇东及芷香，偕来送行。晡，出城，诣荫亭，途遇陵斋。俄至宝记，与张冠霞同影一相。晚，与陵斋饮于江南春。

陵斋论道书中雌剑雄剑之别曰：刚者谓之雄，柔者谓之雌。其出游也，以雄剑将之；其归舍也，以雌剑迎之。虽然，剑不铸，则无雌雄之用。

又云：采药在赤龙，将至之一候，与生人生物之理殊。

又云：进阳火，言其动也；退阴符，言其静也。

礼尚往来，小往而大来，来而不往，非礼也。彼以伪乱真者，辄有来而无往，有取而无与，有进而无退，此所以去道日远也。《易》曰：知进退存亡，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圣人乎！

二十八日 阴，微雨

出城，至棋盘街普通书室等处，购得新译书十馀种。晚，质斋招饮于雅叙园。



饮冰室主人为李文忠撰一书,名曰《李鸿章》,又称《中国四十年大事记》,盖于文忠一生事迹,备载而加以论断,有褒有贬。其褒也,郑重其词;其贬也,则游移其词。吾逆知著者盖深服文忠之为,其于文忠生平办事不得已之苦衷,皆洞若观火。然于书中,仍不免委曲其词,而不敢直言者,深以目前海内人之脑筋不易感动,必如是立论,庶几文忠之冤,可以少雪耶!

### 二十九日 晴

诣汇东,与同至张园,遇张冠霞。薄晚,及汇东,同映一相。是日在汇东家晚饭。

### 三十日 晴

晨,陵斋过,即去。作日记。

前读《中国四十年大事记》,饮冰主人谓:李文忠为世势所造之英雄,非造时势之英雄也。盖隐然以造时世之英雄自许。余则谓天下非无造时势之英雄,然其功业之结果,往往在数十年数百年后,其及身而能立奇勋者,皆时势所造之英雄也。如华盛顿,如拿破仑,如俾士麦,虽云能造时势,不知实为时势所造。何也?三人之出现于世界上也,其国中之文明点已遍布国民脑中,而荟萃于三人之身,故仍不免为时势所造。必如法国福禄特尔、路索之流,乃可谓造时势之英雄耳。日本之井伊直弼,以欲师欧美所长,为国人所杀,卒兴日本维新之运。李文忠以谈洋务受重谤,亦开中国之风气。今日本无不颂井伊直弼之功,安知中国将来不颂李文忠之功?由是观之,虽谓李文忠亦造时势之英雄,可也。

晚,襄孙招饮于一品香。又至迎春,四赴陵斋之约。夜,观剧。